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KONGZI

孔子



孔子（公元前 551 年 9 月 28 日—公元前 479 年 4 月 11 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夏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中国教育大家 · 万世师表：孔子

文 / 何克抗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诸多譬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颇有见地的教育思想，打破了贵族教育的垄断局面，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优秀人才的培养，维系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

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时，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孔子在 2500 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 1994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

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最基本的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

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做出的贡献:

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狠抓德育的根本 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做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

MianHuai 缅怀

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重视方法与途径 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

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孝悌”是孔子道德的中心与出发点，而“泛爱众”则是其最终目标与归宿。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途径由于步骤清楚、明确，所以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每一步都是按照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顺序，既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做。

因而便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或“灌输”的生硬感觉。

教育心理

做教育的人不重视心理研究，研究心理学的人不重视教育实践——在目前国内教育界和心理学界这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偏向。但是在 2500 年前的春秋末期，在当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科学，在人们对心理现象还毫无认识的情况下，孔子却能敏锐地观察到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对这些心理活动作出深刻分析，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加以灵活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 孔子



运用,从而取得良好效果。孔子对教育心理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绝无仅有,在世界的古代教育家中也极为罕见。

下面仅列举几个主要方面,对孔子的教育心理学造诣之深就可见一斑:

1. 关于学习动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说明孔子认识到求学需先立志,即先解决动机问题,才能使学习有内在驱动力,不致半途而废。

2. 关于学习的三种不同心理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说明孔子已认识到学习的内驱力不仅与动机有关,还与意志和情感有关,孔子的这一发现是对教育心理学的莫大贡献。

3. 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的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指出,每个人先天的禀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这句话等于宣告教育不仅对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关键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4.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心理特点施教——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

MianHuai 缅怀

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教学方法

孔子实在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的

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

由以上分析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孔子的启发式有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

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

孔子不仅能做到因人施教，还能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而施教，《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除此以外，更令人惊叹的是孔子还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施教（参看上面关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部分），真可谓变化无穷。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而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教学方法时归纳出来的，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总之，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的大众化教育，强调德育和智育的有机结合，总结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和温故知新的教学原则，身体力行地倡导乐学和终身教育，期望通过教育培养士和君子推行德政礼治，构建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孔子的教育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社会发展、维系国家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的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